

## 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首獎—關於我們的這一代

瀛苑副刊

文/林哲謙（中文三）

圖/芮安

關於我們這一代可以書寫的事情逐漸給爆炸的資訊塵颯吃了進去，一直和電腦的螢幕纖維、閃閃發亮的光纖阿什麼之類的現代化產物咬在一起。我們的起頭就是迸生的現代化世界：透著玻璃光的醫護看照，工廠量造的娃娃車學步機；接著就給吞進了一個已然完備的社會化體系讀著一個快速演進的人類文明史。

而後成長的人卻是一點也沒有發現這樣的世界有什麼不妥阿？

斑馬線上的人們用很快的腳步移動，顧著行進、顧著步伐，只注意紅綠燈的閃爍和意會到剛從你身旁走過的，是倒映在地上的行人影子；斑馬線兩端的盡頭可都是林立的玻璃高樓，上頭還可能扛著一面可以吃掉馬路面積一半的電視牆，裡頭唱演著時下最流行的歌曲。

街道的中央時常會有其他的節目：有很多的車子在裡頭跑來跑去！像鑽進甕裡沿著甕底涮了一圈再鑽出來，然後每條馬路的街口都可以擺上同樣的甕瓦把各種的顏色、車款、喇叭聲響，和排出來都一樣的廢氣悶起來；悶在城市的中央大家一起品嚐。

都市大樓囚禁著車潮，每個路口都是同樣的景象。

車子開到哪裡都像開到一樣的土窯，等著請君入甕，加以密封。於是在每一個街口被裝了起來，然後都是密封著哪再管他們的顏色車款玻璃亮度價格高低，都要燒出些糟粕來禍害都市。若你比別人穿著更昂貴些、開著更好一點的車子就拜託你再為你的貢獻良多多吸個幾口「新鮮空氣」吧！多吸多健康噢！把它想像成：品嚐比你更高階級裡頭的那層芬芳氣息，於是你就當作了嚐鮮咕嚕咕嚕都吸下去了！

可是這些廢氣一鑽入騎著破爛摩托車的老伯喉頭，卻像是毒藥一般的讓他們的喉嚨就要流血，就要咳得很大聲讓別人知道他真的很可憐就要流血！他們就沒辦法適應這樣的都市美味阿！這口味是因人而異的嘛！畢竟破摩托車吐出的廢氣，肯定比有定期保養的名貴車款更濃稠了許多，所以或許主人多受點苦也是應該的。

不！不！不！我們也把老伯講得太可憐了，現在會這樣反應的，只有剛從地方送點東西上來的鄉下人了；城市的老伯或許早練就一身我們不必為他擔心的好功夫，特別在喉嚨這塊，他有以吞雞蛋鐵箸攪拌等等絕活加強訓練。所以他們更加不勞我們費心地吐出更多廢氣，刮傷我們的仁慈耽心、刮傷都市玻璃大樓的薄嫩臉頰，拼到死都不換輛早就該換的車，或是做個檢定減低廢氣的排放量。

越過了那條馬路，可以再走進對面的玻璃大樓，穿起西裝打好領帶，那又是另外一段人心險惡的故事了……。

其實我們這一代可以書寫的東西，真像要給肢解欲流出血來的殘破、缺損，叫人不經緬懷那些我們不曾經歷的過往；就像我們很悶，悶在「全民大悶鍋」裡歡笑後生出來著燥熱，悶我們的身體裡彷彿只能住著當代，悶著那些憂國憂民的時事滾出熱騰騰的蒸氣讓我們笑笑，笑到眼睛被滾燙的蒸氣燒到，才驚覺歡暢笑鬧之後的馬上卸幕；隔著螢光幕感覺到演藝人員離開攝影機褪下戲服時，總有的落寞和真實生活的各自沉重。

但剛才真的是笑得好開心阿！那每一段集錦每一次發話每一場的亂舞歌唱，都有一種與生活磨蹭的飽足酣然，像要把自己捲起來，蹣出貓身的姿勢把所有的情緒刑罰當代煩雜中文系倫理學田野調查通通滾在一起，好不痛快！然而我們的時間卻也給他通通塞滿了，每天都要花上的一至兩個鐘頭，居然把我們的時間塞得讓人看起來擁塞地如此可怕。不可記數擬具的光陰居然瞬息變得形體如此具象到令人覺得恐怖、要顫抖；要奮力地擺脫，要往叢林或深谷吶喊那樣的用力宣示，像自我時間的主權效忠。

那些被我們歸類在把持不住的事體如時間、情緒、生理觸覺等細緻的味道表情反應在這時全部用很誇張舞台燈光，聚焦錯落交疊在一起，在凌晨電視機還開著，螢幕卻閃爍白光在闇黑的房間裡告知節目完結的時候。

我們這一代可以書寫的東西先要給綜藝絆了住腳。

所以電視節目影響我們甚深，當然還有數位化的電腦時代，直接構建了通往未來的世界卻把精神耗弱的人關在裡邊，買碗拉麵都可以不用出門會有專人送達；電子郵件把一個個旅遊風景關在窗口讓人隨意打開再闔上，坐在辦公桌就可以享受提著行李回來的快感。我們還可以刷卡，可以一張一張卡辦再一張一張刷得傷痕累累，回頭再辦上一張。我們還可以貨到付款，把自己層層包裹到密不透風等在家裡等貨到再付款，等

著交易變成了快捷鍵可以把衣服食物高腳椅之類的傢俱通通輸入我們的生活；到性慾肉體的符號也可以數位化也可以被鍵入，可以轉換成像幣值一樣的東西流通在這一代。於是援助交際的電話悄悄的貼在了男性機車的後照鏡上，男人們也因此鬆了一口氣世界好像是變得很快不過還沒有完全偏離，距他們很遙遠的地方。好佳在。呼。

於是我們生出了御宅族和宅男，用很便利的資訊活動餵養他們的生活，也用七彩的電視節目誘炫著他們，逼迫？禁他們離不開他們一天要坐上十六個小時以上的小蒲團。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們好多都待在家，不出門！但是天下事卻一清二楚把諸葛亮給打敗了。把他狠狠打在地下哭喊Orz。我們這一代真是又酷又炫。

但是，我們這一代畢竟是沒有晚風飄搖的過去可以串成夜晚，沒有祖父輩能潺潺緩緩的說著那些略帶霉味的茶樓身世，我們沒辦法經歷那些時代的大山大水，那些戰役，那些窮困，那些需要坐上船的飄搖日子（儘管我們知道那可能是現實生活不能想像的地獄。）我們捧著歷史課本卻越來越不能感知歷史的份量，離他愈發遙遠開始遙想著早期的歷史老師帶著濃郁的外省口音是不是會讓我們多學到什麼，那些有別於考試和正解相關的時代精神。竹籬巴裡走出來的弟兄們我們是不是要一起遺忘？於是團結相擁新時代無限美好。廣東福建將蘇安徽山東四川新疆河南熱河北京上海南京。

大山大水已經隨著時代飄遠了。在上一個時代就走遠走彎了。

再也沒有人可以在這個時代拿起槍桿子，什麼話都不用說就是往敵人的肚子上捅出一個窟窿，這個時代沒有槍可以隨便亂拿……。（有拉！還是有！這個時代還是會有人拿著槍出來亂跑背後跟著警察，跑回他們的自家帶著警察新聞媒體一同回去，取出還放在家裡的很多改造手槍，不知道發出的威力如何就是了。）

我們畢竟是沒有走過那一年，那一座逝去的生命都在闇夜裡呼喊、哭泣的山林，沒有給整個夜晚都要燒去屍骨以防瘟疫的營火熒亮臉龐。

所以我們究竟可以寫些什麼？怎麼寫？我們真的可以寫嗎？我們的這一代！

其實我們好想寫些什麼。好想寫的又多又好！想要很急著把世界說出一個形狀所以都慌亂的忘了用標點。但是卻哪裡生出那麼多的猶豫？到某一個地方總會接不下去，生出好茂盛的心虛像被人狠狠地指著鼻子責罰那樣；寫不下去！我們不過就是，受順勢而為的，踏著春節端午中秋冬至的年輪一圈一圈，踏過了生死疲勞的舟車勞困來到了這個時間路口。但是要書寫自身的時候卻又下不了筆！飽露墨水的筆端早已乾了又濕，濕了又乾，而我們再也找不到字眼落款。

已被拋在後頭的時代好生美麗，就像中國的山水暈出意境水氣，和墨勾著手領著筆尖層層疊嶂到好深邃的盡頭；或是像與夢中情人在虛構愛戀裡，而頂上的晶瑩花果滴下了純透的水滴，滴進了兩顆頭埋在一起的縫隙間那般美好的情境；都有好多的精華。我們像垂手可即般就快碰到，彷彿一觸到就可以參透所有生命富涵情蘊的內裡。但，「嘩！」的一聲，又全部煙消雲散。

時代被畫上了宣紙被捲軸收了起來擺進故宮。美好的夢境灰飛煙滅，夢境裡把頭跟夢中情人靠在一起的是你從小到大的死敵！

好多前一輩的人，那些叔伯爸爸都還曾親身爬過那些山涉過溪水回頭說那些故事給我們聽；生動地比劃演起那些畫面，而我們是幼小的觀眾坐在底下。其實沒有人逼迫我們，說我們在時代裡墮落變成了草莓族，在我們提起筆時在我們的耳邊一直低語。其實沒有。我們只是自己心慌再也沒有豐富的時代可以經歷，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大山大水如何寫出情意真切的内容？

明明不到一個世紀的中華民國怎麼可以錯綜地如此惱人，都要把我們攪昏頭了；然而我們卻不是很懂！從前住著的那隻老母雞，提煉出體內濃縮的雞精灌注在史冊上頭，或許當時某一區小軍閥的互鬥影響到了我們今天在這裡生活，影響到台北市已經做好幾條捷運線，而信義路即將進入長達數年的交通黑暗期而我們讀著那樣的歷史課本；那一端的當時好精采呢！怎麼歷史課本都不肯講？那樣的豐富是：即使只編入一小段都會讓求學的男孩子樂得對歷史更有興趣。真的是大山大水阿！我們知道有抗戰，還有抗戰後的厭戰、策令失敗、坐船過來……。那個時代卻有更多的波瀾和轉折是環環相扣，扣著我們現在要行經交通黑暗的信義路的關鍵。

那是個「年代」都變成逃難的裹腳奶奶背著孫子翻過大山大水的日子阿！

有些人經歷過咬著那些苦過來，有些人抓上了那時代末班車長出來的尾巴，長出了智慧的鬚鬚可以講好漂亮的故事給我們聽。他們邊把故事講成我們現在成長過程在佩服在崇拜、閱讀的讀本，一邊適應了經濟起飛、家裡多出冰箱、彩電、快速推進的現代

化今天；帶著化成他們血肉的記憶。我們成長在手機電腦網路企圖要把世界連結到最緊密的，一個一個配合我們長大的日子裡；然後邊閱讀著時代在他們身上雋刻的體悟、深刻或是傷口好迷人的那些情緒，一邊遙想著有一個時代是多麼波瀾起伏卻是我們沒辦法經歷的。

「撲通」的一聲！我們又在這時掉進了一味求古的窟窿、迷思了。前代的一切總是比較好！我們迷失在前人步伐?起的灰煙裡，傻呼呼的還在地上遍尋不著腳印；我們生活地富裕、便捷，用微波爐把牛奶弄熱來喝，冬天裡裹在棉被裡把烘腳機烘被機等電器用品開強，想著我們也可以過的刻苦阿！我們也可以在那個時代活下來（很有信心的自我宣示）！可笑！ri~di~cu~lous！在阿ken姐美妙的聲音帶領下，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先生這樣說話了。他敲響了我們心中的幼稚矛盾，毫不客氣！

我們其實也沒有要一味的追求逝去的日子阿（無辜的提高了尾音）！很多時候我們也不是想要故作風雅，摸到了紋痕老舊的茶杯就覺得用他喝茶，茶香會更濃郁一點；很多時候我們站在斑剝的城垣前，心中好像充滿很多話語臉上帶著無限緬懷的表情，也請你們不要流露出：哼！毛頭小子故作高調的眼神和話語。我們只是在生活舒適的今天，在網路光速，到處充斥著網拍異國戀曲性暗示的當下，還是覺得那個時代真厲害，真可惜我們是沒有機會經歷到阿（用一種就要變成很深邃憂鬱的情緒）。

請相信我們只是貪戀著那段歲月的迷人味道，單純的想再好好吸上兩口，再沒有其他的用意心計。

所以其實也沒有人壓迫我們，逼著我們要扛起歷史的重量放在自己肩上，沒有人要用距大山大水的遠近來審視、評斷居住在我們筆上的是君是臣。先要讓自己這樣堅信，草莓族是對自己很沒有信心的，一壓一擠都會受挫。遠近親疏只是時間地圖上的標記我們無從計量，寬心一點！老前輩不會因此在前邊回過頭敲打你的腦袋，他們對新時代也很陌生，彆扭的都像要拿磚頭砸自己的腳；時代走得太快了，我們來不及追上那些大山大水，然而他們卻跟不上光纖、數位未來世界的即將光臨。

轉型正義地下樂團、日本料理語言交換，日新又新的網路資訊，風靡國際的NBA、

MLB，還有都市的霓虹冷調語言空虛寂寞，便利商店裡琳瑯滿目的汽水飲料，原始山林的靈魂招喚而觀光客到哪邊都是觀光客只是拍照的笑話，有那些能填補我們生活重心，為看不完的電影留下的讀後心得，以及給現代化產物搞得零零碎碎卻一直不停歇的夢。無數的夢。

關於我們這一代可以書寫的其實還很多很多！

於是這樣安慰自己好像有變得不那麼緊張了，我們安慰著對新世代適應不良十分困擾的爺爺們，也擁抱了他們身上的那些迷人歲月、智慧與老人味。心情變得像喝下罐Red Bull生出了對翅膀輕鬆多了，如果還是有些不釋懷那就打開電視機再放鬆一下吧！全民大悶鍋不愧是拿過金鐘獎的優質節目真是令人著迷！不過要打電話進去叫九孔換新招了，來來去去都是拿著「九孔的牌子」哼哼哈嘻！真的是受夠你了！九孔。

得再記得注意一下時間，如果到時候又把自己搞得沮喪氣餒，那就是咎由自取，送去矯正也會被退貨的偏執狂毛病，好好笑的文明病。

2010/09/27



圖／芮安

第二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首獎－關於我們的這一代

